

荐读

细品白来勤的散文集《乡愁扯不断》，我明显感到他的作品中贯穿着一种生命的律动，内质细腻而不张扬，文风沉稳而不放纵，给读者带来一种别样的精神感受。

白来勤散文的最大特色在于“四朴”，即朴实的土韵乡情，质朴的人情世故，纯朴的民俗俚语，朴素的行文风格。这些在他的作品中体现的是那么真实丰赡又生动自然，篇篇洋溢着人文思辨的正能量。

在《乡愁扯不断》这部散文随笔集中，尽管大部分篇幅都不是很长，但却显示了白来勤难忘的故乡情愫与朴实的人文情怀，在质朴可亲的乡风民谣、俚语俗话乃至童年游戏中，展示了他年少时清苦但乐观、青春期艰苦却豁达以及中年后的练达持重沉稳。集中涉及灞桥民俗民情、饮食习惯的介绍都在简约又富有表现力的文字中，把时至今日仍影响着人们生活习俗、待人接物、品行性格以及传统的思维定式勾勒得入情入理，如在眼前。

运用憨厚朴实又活生生的个性语言，塑造性格鲜明的“小人物”，是其作品的又一特色。如对《黑姑姑》中“远房姑姑”先“惧而远之”后“敬而亲之”；《广福老汉》中的“广福”整治顽童的幽默方式，“父亲”最后对“广福老汉”后人办丧事的评价；《四姐妹》中的“远房叔母四姐妹”虽相貌不秀美但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等。类似这样充满民间智慧、独特个性，说在老百姓口头上的机言俏语，在其文章中多处可见，且运用得贴切自然，适当得体，毫无硬山摘嫩之嫌。真实入微、细腻的细节描写，让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散文是一种最具个性的心灵表达，它与生命的个体性和自由性有着天然的契合。散文必须依赖于作者生命本体的感知与生命的独特感受，否则就难以达到一定的艺术品位。

白来勤从小就有文学梦，生活是本教科书，他表面平静甚至安详，但内心世界无疑是丰富多彩且自由奔放的，他的散文就有一种生命的动感。在他的作品里，你不时能品味到一种哲思的睿智、乡土的韵味和庄稼拔节生长的动感，更有一种质朴生活的味道。行文跌宕，发人深思。文学艺术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生命结下了不解之缘。就人的生命存在而言，实际上在两个层面存在着：一是物质性的现实存在；二是意识性的精神存在。散文是属于生命本体的文体，往往直逼心灵。虽然可以写静态，但是内在的节律是动荡的。白来勤的散文充分体现了生命的动感，体现了生命的本体，有血有肉，有精气神，更具有灵性。他的生命张扬有个前提，那就是爱的情怀和悲悯意识。清晰地认识自己周遭的社会和历史环境，解读合理的生存方式。动感来自心灵感受，动感的强弱与作者的主体意识相关，主体意识越强，感知的东西越丰富。

白来勤以自己的本体生命直面大自然的启悟，独自去获得大自然的灵性。在他的散文中，人被还原到应有

# 莫让年华虚度

## ——《故乡的风华》自序



面对这部作品的问世，心情多少有点激动，谁家添了增口能不高兴呢？何况岁月如梭，理当在有生之年尽可能地做点贡献。“且将新火试新茶”，让读者品尝一下近年来拙作的味道。

这些年来，我之所以能坚持不懈地书写故乡，讴歌故乡，有三股强大的动力：

一是故乡丰姿新颜让我欲罢不能。最美故乡水，最亲故乡人。故乡的一草一木，都牵动着我的心；故乡的一点一滴，都浸润着我的身。故乡的崛起、变化、新貌，我岂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

二是不想让我年华虚度。我已年近八旬，生命的大幕已经开始慢慢闭合。但是，总不能吃喝坐等日落西山呀？“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古人尚且励志呢！我辈岂能躺平？

三是社会各方鼎力相助。特别是各级领导和师长、朋友，对我持之以恒的鼓励和尽心尽力的扶持。三原县委宣传部历届绝大多数部长，都让我感到十分暖心：数月不见，都会联系。他们从我这儿了解全县文学创作的状况，我从他们那儿获悉上面宣传的新动向、新要求。正是他们的激励与鞭策，使我笔耕不辍。

我的第一部作品《深沉的爱》出版时，是时任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杜鹏程和时任陕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省文联党组书记的文艺评论家韩慧恩联袂，为拙书写了六千多字的序言。长篇报告文学《“囚犯”的苦恋》出版时，是时任省文联主席兼省作协主席的著名文艺评论家胡采，带病给我写的序言。诗集《玫瑰色的夜》出版时，是时任省作协党组书记兼第一副主席、著名散文家李若冰，在繁忙的创作中给我写的序言。我的第一部小说散文集《雾锁桃花塬》出版时，是时任省作协副主席、省评论家协会主席王愚，给我写的序言。散文集《舞动的春天》出版时，是时任省作协党组书记兼第一副主席雷海开会请假和我交流后给我写的序言。游记集《多

的位置，与万物朝夕相处，这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愉快。

白来勤的散文创作是一种有责任感的写作，他能够主动选择那些关系到生态文明建设一类的事物作为书写对象，找到了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共同点。他的散文题材涉及的范围很广，我尤其喜欢那些和大自然对话的散文，如《桐花开在春风里》《春风送来榆钱香》《那是父亲栽下的树》《赏槐品蜜洪庆山》等，以小见大抒写生态之美，尤其是《在白鹿原的情愫里徜徉》，穿越的时空，恣肆汪洋，将人文历史、民间传说、生态环境与现实生活相关照，读后不由让人对现实生活中的白鹿原心驰神往；而《楼观竹摇风送爽》则将楼观台千姿百态的翠竹对世人的启迪、楼观竹海的历史及作者行走在楼观台竹海的所见所思艺术化地呈现给读者。

叙述和描写是散文写作中最基本、最常见的表达方式，二者之间有明显区别。叙述着重交代过程，描写则着重形象的细节刻画。好的散文作品常常是叙述与描写交错在一起的。二者的有机结合可以深刻地表达文章的主题思想，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这也是散文创作的难点之一。从艺术上分析，白来勤散文创作的重要特点是将叙述与描写结合得很自然，既有宏大场面的叙述，也有感人的细节描写，既是抒发情感的，也是表达哲思的。他的散文总能捕捉到别人忽略的事物，且不仅描写自然，更多是对现实生活和历史的思索，将生活体验上升到生命的体验，留下了许多生动的哲思隽语。如《落叶，春的叹息》中：“落叶，不是生命的极致而是新生命的孕育！”

乡愁是什么？乡愁就像小时候爱吃的东西，总也吃不够，无论多久，那种味道在记忆里永远挥之不去，想到都很美好。所以有人说乡愁是记忆里妈妈的碗勺手撵面，是家乡小摊上一碗冒着热气的馄饨……在《乡愁扯不断》的《乡村美食》一辑中，白来勤就如数家珍地将家乡灞渭三角洲一带美食的特色、历史渊源和逸闻趣事介绍给大家，其中《那碗令人垂涎的红肉煮馍》《浆水鱼鱼儿今昔味》《难忘童年的荠菜饺子》写得妙趣横生。《灞桥臊子面的前世今生》《好吃不过饺子》《唯一碗羊肉泡馍心倍儿爽》把源远流长的关中美食写得有声有色、有型有味、有故事有传承，令人垂涎。这就是最接地气的乡愁，是离读者最近的乡愁。最简单的东西，却只有在故乡才能吃得出那种味道，那是只有在故乡才能体会到的幸福感，那是故乡独有的特色。乡愁，是对故乡最深的眷恋和牵挂，无可替代，无人能比。乡愁是什么，就是看到就会喜欢，喜欢就不想离开，离开就会永远牵挂。

唐代诗人张九龄有诗云：“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对于普通人而言，乡愁或许是妈妈的唠叨、儿时的玩伴、房前的小河、嘴里的零食。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乡愁就是散落在秦砖汉瓦里的一掬泥土、神舟飞船划过太空的那一抹痕迹，所有炎黄子孙的踪迹，都是中华儿女牵挂的乡愁。记得一位哲人说过，爱祖国就是从爱家乡开始。白来勤对家乡怀着赤子之情、感恩之意。他把朴实的民风、浓郁乡情与可感的人物、事件交融在一起注入笔端，让回忆浮想联翩，使情感飞腾升华，也许就是这部集子的成功所在吧。 □杨军

彩的世界》出版时，是时任省文学院院长、文艺评论家常智奇研究我的作品许久后，给我写的序言。《吴树民文集》五卷本出版，是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茅盾文学奖评委李星，挤出时间为我撰写了八千多字的序言。省作协副主席朱鸿教授，让其研究生李兰以我的散文作品为专题，写出有相当高度的研究论文……著名文艺评论家肖云儒，不顾自己已愈耄耋之年，撰写《读吴树民》……这些评论，都相继在国家和省内外报刊发表。师长和友人的这些评介美文，令我自省，催我奋进，让我永远牢记。

旅京陕籍名家王巨才、阎纲、周明、吴天明、白描，著名作家陈忠实、贾平凹、孙浩晖、商子雍，著名书画家刘文西、钟明善、孟繁锦、雷珍民、温有言、李敬寅等师友，或为我的作品撰写评论推介，或为我的著作题写书名添彩，或为我的集成题写诗词鼓励，让我永远感念、铭记！

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对我创作的关注和鼓励，更是出乎意料。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中午，时任三原县委办公室主任的朱立铁在文化馆找到我，说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沙铃让我去一见。我和朱主任忐忑不安地进了三原县原宾馆。相见之时，我很紧张。李副部长似乎看出了我的不安，满面笑容，像一位隔壁长兄一样亲切地说：“我看了你最近发表在省内外的一些文学作品和新闻作品，紧扣时代脉搏，弘扬当代英雄，生动感人。所以想见你，交流交流……”我这才放松下来，向他汇报了我的创作情况。交往两年多，他写了一篇《全抛一片心——吴树民印象记》刊发在《陕西日报》。他退休之后，还著文评论《友人吴树民》，刊发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海》杂志上。

省委宣传部另一位常务副部长邵尚贤，和我相识于省委宣传部召集的一次全省报刊会议上，此后再无交集。直到2014年10月我的《吴树民文集》五卷本出版，他捎话说想看看，我急忙联系，将文集送给他。半年之后，他写了一篇《一位作家真实的生命轨迹——读〈吴树民文集〉》对我的文集进行了剖析肯定和高度赞赏。这篇很有分量的评论，先后被《文化艺术报》《陕西老年报》《陕西日报》等刊发，影响一方。省委宣传部的权海帆、刘嘉军（田子）也先后对我的专著进行了研究、评论、赞扬，见诸省内外报刊。

师友们的深情厚谊，令我感动，终生难忘！还有许许多多宣传、新闻、出版、文艺等各界的领导和朋友，都十分关注和扶持我的创作，在国家和省内外报刊发表对我作品的评价文章总计186篇；陕西省文联、陕西省作协、陕西人民出版社等单位对我专著举办研讨会三次。我十分感激这些相识和不相识的师长与文友，因为篇幅所限，无法一一列出，我仅在这里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自2014年10月以来，我先后在国内外传媒发表文史作品590余篇（首）近90万字，其中宣传故乡的史文作品190余篇（首）。现将其中180余篇编辑成60万字《故乡的风华》上下册出版，目的在于展示故乡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景观等各个方面的深厚底蕴、辉煌成就、历史传承和未来的宏图愿景。

故乡，不仅仅是故镇、故村、故园小故乡，其实，也包括故县、故省、故国大故乡。因而，《故乡的风华》并不只是写小故乡而是写大故乡、大视野的作品。 □吴树民



贾香娟是我二十多年前的学生，本科时给她上写作课，研究生时师从张国俊教授，由我给她上《新时期小说研究》《文体研究》两门专业课。在我执教生涯中，教过的学生成千上万，但长留记忆中的学生，要么是善良纯正，要么是勤勉笃学，而贾香娟留给我最鲜明的印象，是她对文学的悟性、执着和旺盛的热情。

研究生期间，我的课她从没有缺过，我还记得，她走出校门数次专访当时在文坛尚未爆红的陕西作家叶广岑。叶氏的行文风格，包括从容和迅疾、松动与收放，对她有着刻骨的影响。在陕师大的联合教室，那次我请路遥作报告，她在报告后第一个站起来，向路遥提问。那是一个初春的夜晚，她暖淡的花格于外套，留给我难以磨灭的记忆。而在文学之外，她就是一个素面朝天的、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女孩子。

毕业之后，她也走上了高校教师的岗位，却是公安院校。依照成见，我猜想她这个文学僧侣怕难得如鱼得水，那里有律令，有铁规，有峻法，有整齐划一，生长个性沛然的诗情画意的土壤没那么宽广厚实。我知道环境是把雕刻刀，最能改变人，她能调整自己，适应新环境吗？以后和她的联系就不多了，只是偶尔她回西安，必来家里看我。近几年，微信兴起，每每看她朋友圈，我能感知的是她相夫教子，安居乐业，只能对茶道和玉石古玩情有独钟，谈及茶叶的色泽和口感，玉石的品相和质地，竟然头头是道，其水平不在专业人员之下。

# 让文学之根深扎心田

而文学呢？那个出身农家，像相信土地一样相信文学的学子，文学在她心中还有位置吗？世态炎凉，文学这个弃儿，她还会眷顾吗？

出乎意料的是，去年年底，她把一部名叫《晨昏》的中篇小说发给我。我惊喜过望，连夜就看完了，伴随着喜悦也伴随着舒坦，还有心灵的慰藉与亢奋。我又一次认识了她的学生，二十多年后的学生。以后几个月，她又连珠炮似的发给我三四部中篇，都是躲避期间的新作。惊喜中，我实实在在地感知到，时光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社会也万花筒般地变幻着，但根植于她心底的文学梦想并没有黯淡，没有萎靡，更没有消失，还是当年大学的耳提面命。透过作品，我能看到她的书写更加老练，更加蕴藉，更加优雅了。

文学不是权贵的婢妃，而是平民的鸟鸣，她笔下都是小人物，小到可以被社会忽略，像蚂蚁、草芥，都是“零余人”，她的笔触描述的就是他们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这些人并不高尚，不伟岸，身上有自私之处，狡黠之处，扭曲之处，甚至黑暗变态之处，他们活得很辛苦，小心翼翼，有些卑琐，但他们真是真实的人，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希图，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三姑八姨，或者是同事老李，隔壁老张。她告诉我，她也有写不下去的时候，一个长篇写了十几年，重写十几次，究其原因，或是叙述语言、视角的选择不妥当，或是节奏把握不准确，谋篇布局的技术不够巧妙，每次的不满意都让她推倒重来。这是她对文学最真诚的态度，她说，文学需要刻苦，但只有刻苦是不行的，文学需要才情，需要顿悟，需要灵光乍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否则，只是形而下地趴在地上的一堆文字垃圾，毫无美感，那些实验的技术与形

色色的新潮手段都救不了它的命，文学的殿堂更不会有它的位置，它只有老老实实地去思索，去积累，去感悟，等待喷薄而出的时机。她作品的主人公都有原创性的人设，她在有了一点创作苗头之后，在人物形象还不太丰满的时候，也不急于把他们放出来示人，她只是去观察，去描摹，像养着一棵庄稼一样“养着”他们，丰富着他们，直到熟悉得像身边的同事，早年的闺蜜，曾经的同学，或久远的邻居，这时候再落笔，简直就是手到擒来了。她悄悄给我透露说，她现在还“养”着一个“大人物”，近世是一个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她已经跟这个“大人物”熟悉得像知心朋友，心情不好的时候，想想这位朋友，心里会觉得很温暖。我为她感到欣慰。

文学根植何处？贾香娟的这一切操持，都来自早年间正规严谨的文学教育和文学陶冶。读中国语言文学，教育眼到、口到和心到，要拿一张文凭并不难，有前两者就基本可以实现，而“心到”却相当不容易，更难的是光到了不行，必须当在心里扎下根。一旦扎下根，那就任何诱惑都不会动摇，任何风暴都不能摧残，无论经过多少时日，开出的花朵一株株都是姚黄魏紫，馨香无比。

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的出版，无论长篇或者中短篇，无论是中国的四大名著还是外国的经典作品，一般都没有序言，其原因在于小说的多义性，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无法由一两个人来界定。但这些年以前没有的东西西管就有了，没有未必就正确，有了也未必就不对。

升堂需要击鼓，鸣锣方能开道。以上这篇锣鼓，也是我对我的学生第二部中篇小说集的祝福！ □刘路

### 书人书事

# 藏一角的袖珍书



为“清末四大词家”之一。

序言作者况周颐（1859—1926），桂林人，晚年驻节湖州，葬于湖州。作为秀才、贡生，他以教书为主，曾在两江总督张之洞府下领銜江楚编译官书局总纂。他一生致力词学，凡五十年，尤精于词论，与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合称“清末四大词家”，著有《蕙风词》《蕙风词话》。

由编选、作序二人的词坛地位，我们可以看出此书所选词作，当为词坛精品。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此书价值，现将序言辑录于此：“词学极盛于两宋，读宋词当于格律、神致间求之，而体格尤重于神致。以浑成之一境为学人必赴之程

境，更有进于浑成者，要非可臻而至，此关系学力者也。神致由性灵出，即体格之至美，积发而为清醇芳气而不可掩者也。近世以小慧侧艳为词，效斯道之不尊。往往涂抹半生，未窥宋贤门径，何论堂奥？未闻有人焉，以神明与古会，而抉择其至精，为来学周行之示也。

疆邨先生尝选《宋词三百首》，为小阮逸馨诵读之资，大要求之体格、神致，以浑成为主旨。夫浑成未遽指极也，能循途守辙于三百首之中，必能取精用间于三百首之外，益神明变化于词外求之，则夫体格、神致间尤有无形之契合，自然之妙造，即更进于浑成，要亦未为止境。夫无止境之学，可无以端其始基乎？则疆邨兹选，倚声者宜人置一编矣。”

况周颐原序，可见此书所选词作的词坛地位、学术价值。由此，可见这套微型图书择用这一选本的理由。

这套微型图书，共有《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诗经》《汉赋》《楚辞》6部。由于编选精、设计精、印制精，便为书市难得的精品。故而，才有多版编注、多次印刷的奇迹。

这套微型图书，因其既美观、精致、小巧，又有可供阅读的实用性，成为艺术性、学术性与收藏价值俱佳的藏品。因而，藏一角博物馆的这套袖珍书，可视为徐山林先生所赠七千册藏书中的珍品。 □李焕龙

### 序与跋

# 兆强文章老更成

## ——《武则天诗传》序

略的四十年，严刑酷法的四十年，镇压政敌的四十年。武则天的形象，在传中可谓呼之欲出，与之关联的人物事体，皆呈现在读者眼前，诸如“面首”的得势，酷吏的狠毒，忠臣的品节，谋者的韬略，受害者的无辜，小人的狡诈，都在诗传中得到较充分的体现。毫不夸张地说，诗传中人物个性之鲜明，心理描写之到位，都是可评可点的。

兆强先生诗之叙述，诗之议论，诗之春秋笔法，使这部诗传具有了传的精义，诗的特质。诗传七十六章，首尾相贯通，卒彰显其意。其辞质而径，使读者易晓也；其言谐而畅，欲问之者易得也；其事核而实，使阅之者信也。人物形象各有面目，人物个性各具特点，对人物心理活动之描述又惟妙惟肖，加之每章一韵，七十六章，花插共用十三个韵部，依该章内容而选择最能表现内容效果之韵律，避免了单调和呆板。更有章回小说前后贯而通之，使作品的内容形式和赞赏

达到了有机的和谐。兆强先生以最简省之文字，完成了《武则天诗传》的创作。这等创作，非博学卓识者不可为，非精于诗深于诗者不能为。兆强先生情动于中而发于外，再经才学经纬，诗传成矣。

诗传成而大功著，诗界又增添了力作，诗坛又增添了亮色。

兆强先生经营新诗凡六十年，是名副其实的诗人，是孜孜以求的诗人，是发愤忘食、老当益壮的诗人，他坚守诗歌之本真，护卫诗歌之尊严，博得了巨大的声誉。就诗作而言，从“文革”中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第一部诗集《巡访的路》，到于今，五十年间，诗集已有16部，领域亦在不断开拓，而抒情，而寓言，而哲理，而爱情，而咏物，而成语，而解字，如今再开拓而出诗传，非天行健而何！兆强先生正是以健朗的诗笔，彰显出美之所在。诗圣云：“瘖信文章老更成”，我今借此以品评这位气如虹、身如松的老诗人：“兆强文章老更成！”可否？ □杨乾坤